

中國古代從「悲秋」到「樂秋」的轉變

姜舜源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唐代詩人劉禹錫這兩句詩，正反映了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在唐朝實現了從之前的「悲秋」到「樂秋」的轉變。推動這一轉變的，是漢唐前後數百近千年，中國人物質生產的巨大發展，是物質生產推動了精神生活的轉變，其中棉花的引入種植居功至偉。

此處「古」說的是先秦社會。那時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限，進入秋天氣候轉涼，作物收穫結束，大多數人開始坐吃山空的苦日子。三千年前《詩經·小雅·四月》說：「秋日淒淒，百卉具（俱）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秋日淒風苦雨，百草枯萎；冬季寒風凜冽，百草摧折。《詩經·豳風·七月》說，「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作為社會動物的人類，之前就安排了「九月授衣」，婦女們開始分工製作冬衣。由《詩經·魏風·伐檀》可見，只有極少數剝削者備足了越冬的衣物、糧食和肉類：「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廬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懸）貍兮。」面對已經到來的秋天和即將到來的冬天，這種悲觀情緒從此一直持續到魏晉南北朝。戰國宋玉《九辯》說：「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三國曹丕《燕歌行》也說：「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那時我們的先民衣物原料主要是絲、麻、葛、毛。絲織品產量有限、成本高昂；古代中國人早已擺脫漁獵生活，擁有的動物皮毛不多；麻、葛織物產量及禦寒效果也極其有限。因此所謂悲秋，主要源自物質條件。漢朝大一統王朝建立之後，當政者推行「與民休息」的基本國策，四百年間總體生產力水平獲得巨大發展。有了這樣的物質基礎，悲秋、畏冬生活習慣逐漸改變。如今在漢墓考古發掘中，經常見到其中陪葬物陶罐上寫着「大麥萬石」、「大豆萬石」、「麻萬石」。麻皮纖維是衣裝的原材料，麻籽是輔助食物，三者代表衣食。

研究揭示，棉花原產印度等地，從秦漢開始，經多路線、分階段傳入我國。杜甫《大雲寺贊公房》提到「細軟青絲履，光明白疊巾」。白疊是梵語音譯，用棉花紡織的細軟白布。白居易《新製布裘》詩，誇自己穿上棉布縫製、內鋪棉花的棉衣媲美裘皮：「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肢）體暖如春。」他所在中唐棉製品尚未普及，《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稱「先製兩裘贈二君」，「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宋元時期，棉花種植擴展至長

江、黃河流域；十三世紀末南宋黃道婆，從海南帶回先進棉紡技術，改良工具，推動松江成為全國棉紡織中心。因為江南棉紡織業繁榮，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元世祖忽必烈設立國家專責機構「木棉提舉司」，並實行「拔桑種棉」政策，推動大眾化的棉花、棉布北擴發展。棉花全面取代絲麻，成為百姓基本衣料。人們應對以往聞之色變的秋冬，總算有了一些底氣。唐宋時期讚美秋

的詩文大爆發，書畫藝術作品也規模空前，傳世佳作輩出。隋末唐初王績留下最早一首格律完整的五言律詩《野望》，就是讚美秋天的：「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盛唐李白《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杜甫《月夜憶舍弟》雖值戰亂之秋，但精神向上：「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王維《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中唐劉禹錫《望洞庭》：「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杜牧更唱出「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豪邁壯語。

把唐人讚美秋天推向極致的，是初唐詩人、年僅十四歲的王勃《滕



▲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局部）。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王閣序》。「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南漢王定保《唐摭言》記載，本來洪州都督閻伯嶼，讓女婿孟學士提前準備了徵文，只待一舉奪魁。王勃應命下筆，他心中不悅，令人監視。第一次報告：「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閻都督說：「亦是老生常談」；第二次報告：「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閻公沉吟不言；第三次報告：「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閻都督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於是大開筵席，禮遇款待這位天才少年，盡歡而罷。

宋詞秋天意境愈發豪邁。辛棄疾《太常引·建康中秋夜為呂潛叔

賦》：「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宋蘇軾丙辰（一〇七六年）中秋節所作「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膾炙人口；王戎（一〇八二年）之秋，七月既望寫下的《赤壁賦》，是千古名篇。宋元描繪秋天的最著名繪畫應是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年），趙孟頫罷官回到浙江吳興，憑自己在濟南為官三年記憶，為祖籍濟南卻從未返鄉的好友周密創作。畫面左為渾圓如元寶的鵲山，右為尖聳如三角的華不注山。兩山之間洲渚錯落，紅樹蘆荻相間，水面上散落漁舟，完整還原了濟南城郊恬淡的秋日田園風貌。

無米之炊——無米粿



客居人語
姚 船

朋友從國內探親旅遊歸來，相約到咖啡室小聚。談起此次回鄉之旅，他喜形於色，滔滔不絕。我理解他的心情，在外多年未回，眼見故土變化巨大，哪能不心悅神怡。我默默聽着。他忽然轉了話題，問道：「你以前吃過無米粿嗎？」「吃過。」「好吃嗎？」我點點頭。他有點遺憾說：「可惜回去時間太短，沒到你老家潮汕走一趟，看看僑批，欣賞英歌舞，嘗嘗無米粿，還有蠔烙、牛肉丸。」

我在心裏猜想，他一定是看了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受到感染，想親身了解潮汕地區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美食。

無米粿的名稱，對於北方人來說，或許是陌生的，但對於潮汕人，多數都嘗試過。電影中下南洋謀生的「後生仔」，懷揣親人製作的無米粿；還有主角南枝在暹羅小舖前掛起「謝氏無米粿」招牌的一幕，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據說揭陽一間專賣無米粿小店，因是該部電影取景地，一下子變成網紅打卡點。

粿品是潮汕地區傳統美食，但粿品的皮一般用米碾碎過篩後的粉做成，正如粿字是米字旁，「米」和「果」合成。關於無米粿，民間有一段故事。傳說一位潮汕媳婦，因家貧無米下鍋，而婆婆想食粿，遂想辦法用番薯粉做成粿皮，再到地裏割了一把韭菜作餡，蒸熟成了粿品，雖不用米，卻也可口。

潮汕地區人多地少，以前白米短缺價貴。而該地區盛產番薯，山邊厝腳都可種植，番薯成了主要口糧之一，也常被磨成漿曬成粉，用作配料也便於貯存。該名媳婦無米之粿的製法不脛而

走，在鄉間流傳開去，無米粿成了窮人的「寵物」。

無米粿的做法並不複雜。番薯粉加入少量清水，攪拌成漿使其沒有顆粒，再注入煮沸的開水，用筷子迅速攪拌，形成漿糊狀。這時在砧板或枱面撒下一把薯粉墊底，把漿糊倒下，再加入適量薯粉，用手不停翻滾揉搓，直至軟綿成團不沾手。然後分成一小塊一小塊，搓圓壓平，捏成弧形，放上韭菜餡料，收口再壓扁，大火蒸五六分鐘即大功告成。

剛出鍋的無米粿，粿皮半透明，入口軟糯有嚼勁；也可放涼後用油煎，皮呈金黃色，香而酥脆，另有一番滋味。

無米粿還有一個常用的別稱，因餡料用韭菜，所以也叫韭菜粿。小時在故鄉，常看見肩挑小販賣韭菜粿，並非餅型，而是半球狀，底面煎得焦黃，一口咬下去，又軟又脆，又香又燙，尤其是冬天，二分錢一個的韭菜粿，蘸一下本地產的辣椒醬，入口沁得額頭微微發汗，好不過癮。

在加拿大，我們曾試過自己製作無米粿。番薯粉和韭菜在華人超市很容易買到，製作粿皮也看似簡單，但開水沖粉這一關過不了，太燙手了，自己無法搓揉，番薯粉變成濕漉漉一坨，最後只能和韭菜混合在一起煎熟，自嘲成了「韭菜餅」。不過，也算嘗了一下故鄉味。

如今，在潮汕地區，無米粿不再只是用來填飽肚子。除了小餐館、擺攤小販，酒樓也把它列入菜譜，名正言順成了潮汕美食之一。當然，除了番薯粉和韭菜基調不變，有時內餡會適量加入其他配料，如香菇，蝦米和火腿粒，令其味道更加鮮香可口。

無米粿，令人回味潮汕先人的艱辛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

大公報

【大公報人物誌⑫】



日本投降後！

李春陽

楊剛在新聞記者中文學修養很高，中英文功底都很扎實。她無意於學術研究，卻寫出了《讀〈孟實文鈔〉》和《論蘇軾》這樣有深度的文章，還有小說、新詩以及散文。

楊剛，原名楊季微，一九〇五年出生於江西萍鄉其父親任所，祖上是湖北沔陽的望族，父親做過湖北省財政廳長。一九二七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南昌教會辦的葆靈女校，被推薦免試入燕京大學英文系，一九二八年成為美籍教授包貴思的門生，這一年她開始使用楊剛的筆名寫作，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九三〇年楊剛因參加「五一」遊行被捕，在獄中備受酷刑而堅貞不屈。一九三二年從燕京大學畢業後，與在北京大學經濟系讀書的鄭侃結婚，育有一女。一九三三年與蕭乾一道協助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诺編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應斯诺要求以英文寫了《日記拾遺》收入該書。一九三五年翻譯簡·奧斯汀的小說《傲慢與偏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署名楊續，吳宓作序，是這部名著最早的中文譯本。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先後到武漢、上海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繼續寫作，一九三九年出版小說《公孫鞅》和散文集《沸騰的夢》。一九三八年楊剛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譯成英文出版。

一九三九年夏天楊剛接替蕭乾擔任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表示要讓副刊「披上戰

楊 剛



◀楊剛。

袍，環上甲冑」。她的長詩《我站在地球中央》，在蕭乾編的《大公報》副刊發表並出版。一九四二年作為《大公報》的旅行記者與澳洲記者貝卻敵同行，赴浙贛前線和福建戰區採訪。一九四三年到重慶後繼續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

一九四四年赴美留學，彼時重慶政府要求所有赴美人員，要經中央訓練團受訓後方放行，楊剛寧願放棄也不願受訓，胡政之知道後，通過陳布雷使她免予受訓，到美國後就讀於哈佛大學萊德克利夫女子學院，兼任《大公報》駐美特派員。四年中，她撰寫了四十多篇美國通信，多數分成上中下篇連載，成為傳誦一時的知名欄目。一九四八年離開美國之前，楊剛將自己用英文寫的二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打字稿，交由美國朋友保存，這部手稿一直未能出版。後友人家屬於一九八二年發現手稿後，交還與楊剛的女兒鄭光迪。

一九四八年秋天楊剛從美國到香港，對於推動香港《大公

報》的政治轉向起到了很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楊剛在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後，為上海《大公報》撰寫通訊《給上海人的一封信——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

「昨天天安門廣場的大會完全具體地表現了一個初誕生的新國家的氣象和本質：偉大，莊嚴，團結，民主，尤其是領袖與人民的融合一致。它使人人相互親愛，使人人要求向上，要求自己學好。」

「從下午三點到晚上十點，主席一直是站在城樓邊上盯着眼睛望着下面的群眾。他的臉上時而莊嚴，時而微笑，他的手幾乎永遠是高舉起來，向群眾有力而迅速地擺動，時時刻刻聽見他向着群眾高呼，也不一定是呼喊什麼，就是一種人民共同的呼聲。」

一九五〇年她調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員會任主任秘書，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轉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一九五五年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負責國際宣傳。因車禍造成嚴重的腦震盪，經療養後有所恢復。一九五七年自殺身亡，未留下任何遺書，終年五十一歲。

由蕭乾編輯的《楊剛文集》一九八四年出版，鄧穎超題詞曰：「《楊剛文集》的出版，是對黨和人民的忠誠的優秀女兒——楊剛同志的最好紀念。」胡喬木作序道，「願她的文集的出版，能使她的熱烈的生命長存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讀者的心

貓城——之貓



域外漫筆
霍無非

到了巴爾幹黑山共和國的科托爾古城，蜿蜒山腰的聖約翰城牆城堡，古老莊重的聖特里芬大教堂等高大建築，老遠就吸引了遊人的目光。但是，別一味往高處瞅而漏過腳下。

腳下有什麼？那是路面大小不一的磚塊、石板，被履跡磨平表層，飽經滄桑；那是貫穿狹窄街巷的小徑，通向彎曲隱沒的盡頭，留下深遠的歷史感。一隻隻白的，黑的，黃的，雜色的貓咪，輕盈靈動，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街過巷，擇陰打盹，給古城平添了悠閒的氛圍。

恁多貓咪，從哪兒來的？傳說牠們的祖先是飄洋過海的舶來物。中世紀時期，貓祖被異國水手帶上出海的商船捉鼠排遣，船靠岸，貓上岸，在這裏落足扎根，生生不息。貓多了，鼠就少了，被古城的原住民看在眼里，他們堅信貓能帶來好運，從不傷害這些

背井離鄉的小動物，給牠們吃，給牠們喝，還給牠們搭了簡易的貓舍，經過幾百年的歷史沉澱，愛貓的傳統風俗延續至今，科托爾——名副其實的「貓城」呀。

「貓城」的生活是慢節奏的，這座亞德里亞海濱的旅遊城，隨整個科托爾自然與文化歷史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每天遊人如鯽，熙熙攘攘，旅遊業很是興旺。走乏了，往太陽傘下的酒吧一坐，花兩三歐元，嗅着吧枱上的花香，避開灼日，抵着茶水待上幾小時，沒有侍者催促結賬，一切是那麼隨意，放鬆，自然。這種生活狀態或許影響到城裏的貓咪，一隻隻看起來也閒適，慵懶，屋檐下，餐桌旁，都有可能躺臥着一兩隻貓咪。有的甚至目中無人，趴在吧枱上，一旁的茶酒客不但不驅趕，反而盡情享受着人貓同桌的絕妙時光，看，貓咪們有多受寵！

更有愛貓者蹲下身，輕輕撓着貓咪的腦門、下巴，貓咪眯縫着眼，順從地轉動身子，看來舒服極了。當然，貓咪的性情也有差異，有時遊人下手重了，貓咪惱了，本能地會出爪「還擊」。於是，遊人被告知：請勿手觸逗弄貓咪，若不慎被抓傷，無疫苗治療。

「貓城」有多少隻貓？有一種說法是三四百隻，這是個瞠目結舌的數量。牠們是居民的好夥伴，也是當地旅遊業的「吉祥物」。城裏有個私營性質的袖珍式「貓博物館」，展示着與貓相關的物件、圖片和印刷品，花一歐元，即可入內參觀。展覽題材取之於貓，門票收入亦用之於貓。密集錯落的小商店裏，貓咪圖案的手提袋和紀念品很受青睞，那一雙雙睜得溜圓的貓眼古靈精怪，似在打量着一個個欣賞它們的遊人。



▲科托爾古城商店裏的貓咪圖案手提袋。作者攝